



雙槐歲抄卷第四

聖子神孫

永樂間 國勢安於泰山人心逾於拱極者以有
聖子 神孫也 仁廟在東駕一日侍側 上問今
日說何書以論語和同章對因問何以君子難進
易退小人易進難退對曰小人逞才而無耻君子
守道而無欲又問小人之勢長勝何也對曰此係
乎上之人好惡如明主在上必君子勝矣又問明
主在上都不用小人乎曰小人果有才不可棄者
須常警飭之不使有過可也 上喜其學問有進

諭右春坊大學士黃淮左諭德楊士奇曰爾等其
盡心輔之端午節車駕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聽
文武群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自皇太
孫而下諸王大臣以次擊射太孫擊射連發皆
中上大喜射畢嘉勞之因曰今日華夷畢集朕
有一言爾當思對之曰萬方玉帛風雲會太孫
即叩頭對曰一統山河日月明時年十五矣
上喜甚賜名馬錦綺諸番物遂命儒臣賦詩大宴群
臣盡懽而罷夫燕翼詒謀始自蒙養而
昭皇之臨下仁聲洋溢章皇之馭寓義問宣昭具

見於此矣故特書之

詩歌純粹

仁廟潛心經學禮重宮寮文倣歐陽詩尚選體

宣廟承之天資穎異製作如廣寒殿記之類雖鉅儒
莫及詩歌詞理尤純粹敬抄數首以槩見之招隱
曰天之生賢道蘊厥身幼學壯行致君澤民伊傅
孔孟皆古君子孜孜行道未嘗忘世秦漢之衰以
退爲賢絕類離倫豈非違天嗟哉若人於世奚補
區區百年草木同腐予嗣

祖宗統臨萬邦求賢圖治宵旰遑遑群才偕來布列

在位道行身尊百世之貴。緬彼山林豈無遐遺。往而不來悠悠我思。漱石枕流遠引高蹈。雖逸其身而悖於道。卷阿之詩梧桐鳳凰爾其幡然。予將爾揚望崇文閣曰。峇峩崇文閣乃在城北隅。登高一睇望翬飛切雲衢。其上何所儲千載聖賢書。其下何所爲衣冠講唐虞。國家久興學側佇登俊儒。願此閣下人勉哉。惜居諸鳳凰臺歌曰。亭亭鳳凰臺乃在城南端。秦淮西流遶其下。鍾山石城龍虎盤。昔宋元嘉中傳聞下三鳳粲粲五色毛。百鳥爲之從。乍來忽去今幾秋。寂寞高臺成古丘。梧桐零落

篁竹晚澹烟芳草天悠悠。于嗟鳳凰乃靈鳥。虞周以來見應少。偶然一出鳴此山。遂有聲名著江表。嘗聞唐世御史陳嘉謨朝陽鳴鳳衆所譽。逝將築臺禮賢士庶有昌言。日起予燕餞少保大學士黃淮于西苑。賜歌曰。天香早折仙桂枝。筆花五彩開鳳池。蓬萊芝山直奎壁。近侍九重天咫尺。永樂聖人臨御初。鞠躬稽首陳嘉謨。仁皇監國文華殿。左右謀猷共群彥。朕承大寶君萬方。相與共理資賢良。傾心寫情任舊老。而卿引疾先還鄉。五歷星霜復相見。霜鬢蕭蕭秋滿面。是時朝旭光升紫殿。

明相對清言良慰情留之累月未盡意歸心又欲
東南征太液清泠涵碧藻楊柳芙蓉相映好鳥鷺
鷓鴣弄澄波紫霧紅雲拂瓊島芳殺在俎酒在壺
工歌鹿鳴續白駒君臣大義士所重心須廷闕身
江湖鴈蕩峯高青不極中有謝公舊遊迹採芝斲
苓可長年應在天南憶天北淮歸刻諸石作奎文
亭覆之尤多六言過史館曰蕩蕩堯光四表巍巍
舜德重華祖考萬年垂統乾坤六合為家上林春
色曰山際雲開曉色林間鳥弄春音物意皆含生
意吾心允合天心二詩家傳人誦京師有石刻摹
氣象真帝王之言也

文淵閣銘

宣廟御製文淵閣銘有叙曰古昔帝王之有天下既
建朝堂以聽政則必有怡神養性之所萃天下之
書延天下之士相與講論道德而資啓沃焉我
太祖皇帝始創宮殿於南京即於奉天門之東建文
淵閣盡貯古今載籍置大學士貢而凡翰林之臣
皆集焉萬幾之暇輒臨閣中命諸儒進經史躬自

披閱終日忘倦以天縱之聖加日新之學道德之懿仁義之實克然洽於天下矣

太宗皇帝肇建北京亦開閣於東廡之南爲屋凡若干楹高亢明爽清嚴邃密仍榜曰文淵其設官一如舊制分南京所藏之書實其中自六經之外諸史百家靡不畢備其所以明道興治以繼先志而裕後嗣者規模弘遠矣予承

皇考仁宗昭皇帝丕緒嗣守列聖洪業夙夜兢惕罔敢怠遑思惟經以載道史以載事百氏之文亦所以羽翼斯道者也於是聽政餘閒數臨于此進諸

儒臣講論折衷宣昭大猷緝熙問學庶幾日就月將造乎其極上可以承

祖考付托之重下可以

福黎庶而慰其仰戴之心而斯閣之傑然者亦光遠有耀矣乃爲之銘銘曰於昭天文燦壁奎國家書府此其儀文淵之閣屹巍巍古今載籍靡有遺三王二帝軒與羲文章道德後世師

祖宗聖學

於緝熙輔相天地福黔黎神而明之咸在茲肆

予承統御華夷善繼善述敢或隳聖經賢傳乃所

資萬幾之暇樂忘疲上紹

列聖之弘規下使兆

姓皆恬熙刻銘茲閣萬世貽斯文不闡天相之觀

聖言則閣為 天子講讀之所非政府也故列筵側
 坐而虛其中以俟 臨視洪武中代言脩書授諸
 王經者皆在而戶曹張賞賜次於旁用備賚予永
 樂初命侍讀解縉等七人入掌密勿凡行移稱翰
 林院內閣官傳 旨條 旨則與尚書蹇義夏原
 吉同事而學士王景輩不與焉縉等遷至大學士
 惟胡儼尋擢祭酒庚寅二月儼兼侍講再入閣有
 詩云承乏詞林愧不才重承 恩詔直芸臺筵前
 視草頻封檢帶得天香滿袖回盃詞臣入直之常
 爾洪熙初閣老皆躋保傳參預幾務惟在北京宣

德時 臨視至再始設庖厨不復退食于外而出
 掌部者不再入正統初開 經筵于文華殿

聖駕自是罕至傳旨則中官專之惟條旨墨書小票
 司禮監用硃批出間有依違而他官不與迨徐武
 功李文達掌文淵閣事始以政府視之人亦稱為
 宰相矣

太孫侍從

宣廟年九歲出閣就學時未樂丁亥四月也命姚廣
 孝及翰林待詔魯瑄鄭禮等講讀尋召前禮部郎
 中兼贊善李繼鼎說書不置寮屬明年冬命文武

大臣內閣及東宮官無輔導之任時儀智謫役通州召為禮部左侍郎始授經焉 太孫呼為先生而不名壬辰春命兵部遣人往兩直隸江北河南山陝荆蜀選良家子弟年二十以下勇健有材藝者充隨從 太孫學問之暇講習武事自是時常出獵 上聞進士高等戴乾劉翀饒安三人在翰林修書簡翀為禮科給事中又聞國子學錄王讓孝於其親而吏科給事中張瑛善說書皆使侍焉智以年老薦同鄉訓導戴綸即擢禮科給事中尋用吏科給事中陳山庚子九月擢教授蘭從善林

長楸教諭徐來達俱編修教諭張昱韓岫劉順俱國子博士翀坐事謫判九真惟瑛綸山讓從善長楸來達七人侍從授經長楸力諫出獵綸則疏言其非初不知本

文皇意也及即位山為戶部尚書無謹身殿大學士瑛為禮部尚書無華蓋殿大學士讓行在吏部右侍郎綸行在兵部右侍郎從善學士來達鴻臚卿長楸鬱林知州憲副宋立齋端儀曰長楸綸素強諫不少詭隨最為

宣廟所不樂瑛山每順旨以故大被寵信初遣綸往

鎮交趾而長楸坐怨望下錦衣獄併出其弟刑部
主事道節判慶遠府及得綸所上疏令長楸以罪
連及械綸至 京師置獄以死綸諸父河南守賢
太僕卿希文親族百餘口被逮籍沒長楸坐禁繫
十年正統初赦出之仍守鬱林而希文幼子被宮
賜名懷恩後爲司禮太監其隨從幼軍二萬餘人
隸府軍前衛年至六十老疾者兵部奏請踈放仍
於本州縣照名選補

孝子擢大學士

孝子擢官者洪武中易州涑水縣民李得成卧水

求母屍舉孝廉爲光祿大官署丞後至布政使求
樂中金吾右衛總旗張法保剖肝及臂爲湯液以
愈祖母擢尚寶司丞南昌武寧縣民陳仲賢剖肝
及股以愈其母事聞召至京擢鴻臚司儀署丞賜
冠帶馳驛歸侍俱旌表其門又有陞官者石州學
正鳳翔梁準母喪廬墓哀毀有群鳥飛鳴廬上所
種樹有鵲來巢求樂丙申有司上其事擢爲均州
知州洪熙元年三月壬申陞前光祿寺署丞權謹
爲文華殿大學士謹徐州人自幼喪父由求賢舉
保知樂安縣移母就養九年考滿改署丞患眼疾

記名放回母病籲天求以身代求樂壬寅母卒廬墓三年朝夕哭奠不御酒肉鄉人稱其孝有司上其行驛召至京

上曰能孝者必忠忠孝之人可任輔導遂超陞是職俾侍東宮謹質實有操履而文章非其所長宣廟即位以其年老改通政司叅議致仕按文華殿大學士在洪武中惟上海全思誠烏程張溥至謹三人而已豈非異數哉

陳情願仕

洪武丁卯三月國子生古朴奏言家貧願仕異得

祿以養母 上嘉之除兵部主事迎養就京師求樂丁酉六月潮陽縣儒士郭張善自陳幼孤賴繼母撫教願出仕報効 上令翰林院試其文可取詔授檢討觀此二事則知

祖宗所以教人孝者至矣洪熙乙巳十二月以呂熊為行在兵科給事中禮部尚書震之子也震恃靖難時守城功數於 上前陳情懇乞熊官至於流涕 上不得已而與之大為士論所鄙宣廟之寬仁如此

端本策

宣宗初嗣位漢中府學訓導李蕃進端本策其一正君德爲端萬化之本其二明儲輔爲端萬代之本其三厚王國爲端親睦之本其四重祭祀爲端孝敬之本其五務農桑爲端富庶之本其六崇學校爲端教導之本其七慎銓衡爲端黜陟之本其八擇守令爲端牧養之本其九嚴風憲爲端委任之本其十信賞罰爲端政令之本其十一厲廉耻爲端綱維之本其十二杜徼幸爲端仕進之本其十三旌直言爲端視聽之本其十四省玩好爲端尚御之本其十五脩武備爲端捍禦之本其十六汰

僧道爲端習俗之本洪熙元年六月也

上嘉納其言擢兵科給事中予按洪武辛未南豐縣典史馮堅言九事擢左僉都御史二人正堪作對章皇之用人視烈祖有光矣

盧師二青龍

京城西平則門外三十里盧師山相傳隋末盧禪師居山之祕魔巖有青衣二童子事之值旱投池中化爲二青龍天因大雨其後有禱輒應今東北山峽間小池嵌空圓竇二尺許水清澄涓涓不竭即所蟄處也洪熙初久不雨真人劉淵然葺禱皆

不應遂往是禱焉甘雨隨注

仁廟大說詔封大青龍神曰弘濟小青龍神曰靈顯
命禮部春秋仲月遣順天府官致祭正統丙辰四
月翰林修撰周叙尹鳳岐習嘉言陳叔剛編修孫
曰恭主事劉球洪璵約望日往遊前期諭寺僧曰
二龍去留無常近日大青見寺中今尚在至望可
見而未敢必也及期登山至寺門僧群譁曰小青
至矣比入方丈則二青皆盤旋佛座間僧曰小青
不見半歲矣聞翰林諸公來而復集昭其靈也衆
歎異者久之往尋所蟄屢復至祕魔巖又東過清

涼寺遂下山而返回望山有雲氣抵京城雨大至
乃取唐人杏閣披青磴瑯臺控紫岑爲韻分賦一
詩而叙記其事如此

臺官占后星

永樂丁酉 皇太孫將婚臺官奏后星直魯分野
時濟寧胡榮有長女善園爲女官授錦衣衛百戶
遇例免歸第三女善祥居小樓每旦紅白氣網縕
遶戶彌月里間聚觀以爲瑞至是太監黃琰馳驛
至魯果與選焉彭城伯偕其母亦受命選妃抵河
南永城以縣簿孫忠第四女應命忠鄒平人也直

齊分野女美在胡上然竟冊胡為妃以應占而孫次之 宣廟即位胡為 皇后孫為貴妃榮自光祿卿擢都督僉事而忠以序班超擢與榮同尋賜孫以金冊金寶示寵異也宣德丁未孫誕長子胡上表讓位退處別宮號靜慈僊師而孫正位中宮越三年封忠會昌伯追贈三代焚黃還

上偕中宮夜幸其私第慰勞之 張太后憐胡賢德令入居清寧宮燕饗必居孫上正統初張太后為太皇太后孫為 皇太后胡遜處其下八年胡痛哭太皇成疾十一月殂以嬪禮葬西山天順中孫太后

崩母儀天下凡四十餘年而胡始追謚恭讓誠順康穆靜慈章皇后計其在后位僅二年爾臺官之占固未盡驗也故曰人道邇天道遠

都堂先兆

蘭溪邵都憲玘宣德中掌南京都察院奉 命考察御史黜其不肖者二十餘人既明且公與北院顧公佐齊名先是左都御史陳瑛以酷誅右都御史劉觀以貪誅然猶效尤成風賊穢狼籍至是憲臺為之廓清玘少孤力學每日黎明赴館嘗過厲壇聞其中啾啾馳驟一鬼叱曰邵都堂來矣尚擾

穰邪心私識之一日渡西門河大風覆舟獨爲水漂至岸而免甫起時有物負其足既登岸視之屍也收而瘞之夜夢來謝曰感都堂厚恩其先兆如此永樂丙戌登進士爲御史宅母憂時哀毀盡禮所居產芝者再歷官陳臬所至有聲蓋孝廉人也

秦新名諱

秦始皇名政諱正月音征至今因之不改宋仁宗名禎諱貞爲正如貞觀則曰正觀貞元則曰正元之類是也易世之後無復諱之者豈仁宗之仁不及秦政之暴邪王莽下令天下不得有二名雖匈

奴單于囊知牙斯亦改其名曰知東漢君臣迄于三國皆因之後魏孝文帝變夷從夏凡虜復姓皆更易以倣中國如拓跋則爲元氏之類是也曾未幾何而恭帝已復拓跋氏矣宇文周出而盡復之甚或更高歡氏賀六渾楊堅氏普六茹計孝文之令僅行於數十年間曾不若新莽之遠也以臣篡君者乃行於外夷用夏變夷者反不能行於中國二者皆愚所未解也以此言之因襲之弊曷常分別善惡哉鄉俗鄙習牢不可破先王典禮廢而不行大抵類此

宋元倫理

倫理莫大於君臣父子此而不明何以爲國宋理宗無子以母弟嗣榮王與芮子祺爲後即度宗也既即位加與芮武康寧江軍節度使依前太師判宗正事咸淳三年上太后尊號冊封后妃然後與芮進封福王主榮王祀事五年加食邑一千戶此外無殊禮矣度宗入繼與漢安帝同然清河王慶薨在安帝即位初與芮則宋亡後猶在子爲君父顧爲臣無乃舛與史記舜踐帝位載天子旗往朝父瞽叟雖禫繼不同然用伊川濮議尊爲福國太

王朝用家人禮則善矣皇太子國之儲貳必君之嫡長居之然後名正言順唐不師古以爲追贈是以官爵視之也岐薛本兄弟爾乃謚以太子甚爲無謂然猶行於既沒也胡元武宗文宗皆立其弟爲皇太子倫理何在民俗化之彝倫不序故

高皇帝禁約榜文曰以弟爲男不思弟之母是何人於乎人倫至我朝真大明之世哉

經書對句

宋人制誥章表四六駢儷多用經書句謂之天生自然對如天維顯思民亦勞止惟女一德于今三

年有能奮庸爰立作相行此四德弼予一人文王之德之純周公之才之美皇極錫五福大臣慮四方閒暇而明政刑會通以行典禮禮樂自天子出籩豆則有司存於緝熙單厥心念終始典于學欣欣然有喜色蕩蕩乎無能名睦族以和萬邦明倫以察庶物率百官若帝之初於萬年受天之祜發號施令罔不臧陳善閉邪謂之敬知微知彰不俟終日有嚴有翼以奏膚公上帝臨而無貳無虞三事就而不留不處聞俎豆未學軍旅之事聽鼓鼙則思將帥之臣兵於五材誰能去之臣無二心天

之制也曹聰明而有作不作聰明由仁義以安行非行仁義玉帛萬國干舞已格於七旬簫韶九成肉味遽忘於三月夙夜浚明入則宣其三德文武是憲出則採此萬邦五百里采五百里衛外包有截之區八千歲春八千歲秋上祝無疆之壽皆膾炙人口至於詩句如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我覺魏徵真嫵媚人言盧杞是奸邪天之未喪斯文也我獨何爲不豫哉何以報之青玉案我姑酌彼黃金壘此則可資一笑爾

銜甲吐卷

偶讀隋書多四六句如曰銜甲示於姬壇吐卷徵
於孔室不知何謂蓋詩䟽言文王受命云季秋之
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戶再拜稽首受
又拾遺記云孔子生之先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
家云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素王徵在以繡紱係麟
角豈其謂是邪他如羲皇出震觀象緯而法天史
頡佐軒察蹄迹而取地無三才而建極一六合以
爲家鷄樹騰聲鷓池播美東探石匱之符西蠹羽
陵之策山藏美玉光照廊廡之間地蘊神劍氣浮
星漢之表茂陵謝病非無封禪之文彭澤遺榮先

有歸來之作學無半古才不逮人適鄢郢而迷途
入邯鄲而失步枉高車以載駸費明珠之彈雀視
漢臣之三篋似陟蒙山對梁相之五車若吞雲夢
御璇璣而十政辨朝玉帛而萬國歡龍逢投軀於
夏癸比干竭節於商辛申崩斷臂於齊莊弘演納
肝於衛懿祁大夫之舉善良史以爲至公臧文仲
之蔽賢尼父譏其竊位智侔造化二儀無以隱其
靈明同日月萬象不能藏其狀峻五岳以作鎮環
四海以爲池稟潤天潢承輝日觀威絜先路烏奕
渠門雨施雲行四時所以生殺川流岳立萬物於

是裁成皆造詞綺麗如今表判益承六朝之遺習而風雲月露正自不免也銜甲吐卷四字尤奇

典史大魁

宋制進士先有官者當為狀元必遜寒畯徽宗時皇子嘉王楷廷對第一詔升次名王昂為首雖親王亦然惟我朝無此例寧晉曹文忠公萬鍾鼐起諸生中京闈第二名署代州學訓導事上章言年少寡學未堪為師願就太學讀書以需再試或授別職亦得自進命授幕職遂改泰和縣典史許赴南宮癸丑得雋遂大魁天下前代所未有也

後至少宰無學士入閣死於土木之難官其子恩修撰廢入翰林者金忠之子達胡廣之子種與恩纔三人自餘在近侍惟尚寶中書而已其父子露被可謂奇異

斷鬼石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臨漳石仲玉璞初陳臬江西時民娶婦三日矣壻婦往拜其家壻先歸婦後失之遍索不獲婦翁訟壻殺女壻不勝榜掠自誣服云棄屍前塘中官使人求之果得屍獄成獨璞疑曰殺其人而棄屍非深怨者不如是也彼初昏方

燕好胡乃爾爾出囚問曰爾辭信乎囚叩頭曰信
速死公之賜也屢問皆然璞計無所出乃齋沐夜
焚香祝曰此獄關網常萬一其婦與人私其夫既
受污名又在死於理安邪天其以夢覺我夜果夢
人贈一麥字璞思曰兩人夾一人也獄有歸矣比
明械囚首令待時行刑囚未出璞見一童子竊向
門內闕璞令人召入曰爾羽客胡爲至此得非爾
師令爾偵某囚事乎童子大驚吐實果二道士素
與婦通見匿之槁麥中其事遂白江西人號曰斷
鬼石璞爲人平易類輕脫者遇事剛明凜不可犯

歷官四十餘年清介如一日致仕歸買田僅百畝
鄉人有爲典史歸者璞往其家几上陳銀兩前列
金杯十餘問曰女官幾年矣曰未考也曰胡歸乎
曰刁民誣吾貪奪職璞曰嗟乎使吾治女女焉能
還鄉里哉拂衣出

歷事六科

近侍以翰林六科爲清要觀洪武中文華武英之
選可知已永樂中徽州府學教授齊河趙文嘗乞
便養建文時左轉教諭鄱陽既復官罹艱及服闋
詣京文廟甚念之命歷事刑科叅駁一年乃除

岳州府學已而 詔吏部選老成能講說者以侍
東宮 上曰趙文可即召至 御前面諭授春坊左
中允賜讌俾為輔導蓋以向歷事為優異也宣德
癸丑冬 章皇命吏部選在外庶官有文學者六
十八人令內閣試諸廷擇其優者知縣孔友諒進
士胡端禎廖莊宋理教諭黃純徐惟超訓導婁昇
七人 上令改進士為庶吉士與知縣教官俱歷
事六科以備用是時合三科進士選庶吉士二十
八人與修撰馬愉陳恂林震曹鼐編修林文龔琦
鍾復趙恢評事張益同進學文淵閣庶吉士分翰

林六科兩等惟此年為然

外任改京秩

祖宗時中外之臣惟論品秩尊卑未嘗重內而輕外
永樂庚寅許州知州潘文奎以事當降近臣有薦
其文學者即擢春坊左司直郎乙未春湖廣按察
僉事王霖啓言蘄州同知桂宗儒柔懦當黜據老
人顧豫等言也宗儒亦啓稱在任日淺公差日多
乞容報効期以歲月果無成功罷黜其焉時
東宮監國令仍同知名色月支米一石在都察院問
刑以三年為期己亥六月以無過奏聞

上曰同知任職五閱月耳何嘗廢事而遽欲黜之何不來奏而啓東宮邪僉事其令御史詰問宗儒在吏部聽候霖詰問畢九月擢宗儒爲翰林修撰宣德丙午七月吏部言四川按察使陳璉持憲非所長璉儒者素有文學求樂間嘗獻歌頌被寵任上雅知之召至京師擢南京通政使專掌國子監事是三人者皆由外官改京秩而宗儒尤出異數文奎官終叅議璉吾廣東莞人也後至禮部侍郎

曹月川學行

求樂中以理學鳴者河南澠池有曹月川先生正

夫端戊子鄉薦己丑乙榜授霍州學正壬寅改蒲州教人以踐履爲主日事著述有四書詳說太極西銘通書釋文孝經述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譜家規輯畧存疑錄夜行燭等編其事父母養志愉色飲食衣服惟務精潔及遭喪五味不入口寢苦枕塊始終不易既葬廬墓六年建祠堂以事先又建義祠以薦外族之無後者不用浮屠巫覡詣縣上書請毀淫祠年荒勸賑全活甚衆屢舉同僚之喪貧不能赴任者贐之客死者葬之學徒從教一於禮義郡人皆熏然而化甲辰蒲霍二州弟子上

章競留之霍州先上得 允宣德甲寅卒于官正
統中河南僉事姑蘇張敬澠池知縣胡復立特祠
猗蘭操

宣廟御製四言招隱詩復作七言招隱歌以賜吏部
尚書蹇義又出擬猗蘭操賜諸大臣其辭曰蘭生
幽谷兮曄曄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蘭之
茂與衆草爲伍於乎賢人兮女其子輔宣德壬子
春命京官三品以上舉方面郡守後又出詩歌以
示意內閣少傅楊士奇楊榮舉交趾南靈知州黎
恬建安教諭楊壽夫臨清教諭彭琉踰半載餘無

舉者乃勅諭行在吏部切貴之八月始以吏部員
外魏驥鴻臚寺丞周銓吏部郎中楊應春等名上
即擢驥南京太常少卿恬春坊右諭德壽夫琉行
在翰林編修銓等爲叅政叅議副使凡十有九人
可謂銳情旁求者矣其令後有贓罪并罰舉者按
高皇帝時大學士吳伯宗坐弟仲寔薦舉不以實降
檢討是亦舊章也洪武中奏牘凡已仕而廢由薦
起者謂之閒良官未仕者則有賢良方正孝弟力
田聰明正直人材賢士懷材抱德通經孝廉等科
文皇帝令舉沉滯下僚隱居田里二者以美容儀善

言語能文章爲賢而畧其過求樂已丑取用孟周等三人以爲御史令洗雪其在罪犯嘗顧問近臣思得詩文之士令其察舉尚寶少卿袁忠徹以海寧朱祚應 詔即 命兵部驛召至京師用爲行在中書舍人祚以能賦受知 東宮時 皇太孫在側心亦竒之及即位擢置左右數進其所爲詩大見稱賞考滿超授翰林修撰歷九載進尚寶少卿雖推舉才行而文學尤見重者如此繩祖武明舊章蓋非一日之故矣

謫官盡職

河南叅政孫原貞奏旌賢事故汜水縣典史曾泉始由進士擢任御史以事黜降自宣德六年到任操行廉謹泣事勤能勸學興禮督農事稽女工充恤貧窘無牛具者勸與耕種乏綿花者借與紡織時歷鄉村察其勤惰以示勸懲又率民墾荒田以收穀麥伐材木以易貨財用以納逋稅辦軍需官有儲積民無科擾以其羨餘造船以備僨運置棺以助死喪歷任三年俗諄訟簡家給人足然其所以裕民者不過用民力因地利以阜其財厚其生耳 聖明在上郡邑率多後人然求其用心之勤

治事之能見效之速如泉者不多得也臣至其邑
泉沒已三年民之懷惠至今稱之乞 勅該部覈
實原其過名追復其官以爲天下士風之勸泉字
本清吉安人謫官盡職可謂賢矣近時貶秩者張
舊祭服舊綵章氣色依然藐視民事若干涉真
泉之罪人哉

賜降虜姓名

永樂中迤北虜酋率衆降附者悉賜姓名拜官都
督至百戶有差既奠居則給與牛羊孳牧前後凡
數十人其最可稱者吳允誠金忠允誠本韃靼平

章把都帖木兒嘗率騎士徃征亦集乃多所俘獲
戰必盡力部將脅其妻子亦不肯叛仍擒叛者以
獻累功封恭順伯忠本元大將也先土干永樂癸
卯來歸封忠勇王宣德戊申扈從巡邊遇兀良哈
萬衆入寇奮前斬馘累加太保此二人效用雖漢
之金日磾唐之契苾何力亦無以過孰謂夷狄不
可以推誠器使哉

恩宥軍伍

國初民出塗炭樂於從軍後因征調率多逃絕謫
配者尤甚惟堦集最爲良法戶三丁以上堦正軍

一名別有貼戶正軍病死貼戶丁補役永樂初貼戶止一丁者免之當軍之家仍免一丁差役其最嚴者惟齊黃奸惡九族外親姻連亦皆編伍有徧一縣連蔓盡而及他邦者人最苦之故刑部北京

浙江廣東三清吏司事繁增設主事乙未五月

文廟御奉天門召吏兵二部至前色甚怒謂曰洪武年間囚多官少事無不辦今則囚少官多冗食甚矣刑部官屬可裁剩員補他官如無缺可配隆慶保安諸衛為軍吏部以缺多啓東官無補行在諸部事乃已向非仁廟委曲善處則冗員亦編

伍矣宣德丙午九月故待詔魯宣嘗侍上講讀坐罪謫廬龍有司追其子輿補伍

上聞即削其戍籍而官輿為鴻臚序班己酉四月楚雄衛軍李志道死而無繼有司追補其孫宗侃已於原籍浙江中式兵部尚書張本請依洪武中石堅事例開其軍伍俾讀書會試以自効

上即從之安南黎利既得國兩命右通政徐琦副禮部侍郎章敞奉使有功將賞之琦言家寧夏軍伍詔除其戍此三事皆

宣廟之仁也柄用之臣克廣德意除黨戍之籍復

堞集之規通變宜民未為不可

陳御史斷獄

武昌陳御史孟機智按閩有張生者殺人當死其
 色有冤詢之生曰鄰居王嫗許女我已納聘矣父
 母歿我貧無資彼遂背盟女執不從陰遣婢期我
 某所歸我金幣俾成禮謀諸同舍楊生楊生力止
 我不果赴是夕女與婢皆被殺嫗執我送官不勝
 拷掠故誣服即遣人執楊生至色變股栗遂伏罪
 張生獲釋人以為神智有聲宣正間至右都御史

雙槐歲抄卷第四



4